

钟兴麒

编著



# 西域地名考录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钟兴麒

编著

# 西域地名考录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57065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地名考录/钟兴麒编著.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13 - 3628 - 9

I. 西… II. 钟… III. 西域 - 历史地名 - 研究 - 中国  
IV. 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161 号

书 名 西域地名考录

著 者 钟兴麒 编著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0.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3628 - 9/K · 1621

定 价 145.00 元

# 序 一

冯其庸

钟兴麒同志的《西域地名考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要我写一篇序。我于西域并无研究，但与此书却有一点渊源，那是我多次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在新疆师大见到了钟兴麒同志，当时他在新疆地方志编委会工作，从事地方志的编撰和研究工作，我感到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就建议他写一部《西域地名考》，这是因为我多次去新疆，<sup>①</sup>无论是实地考察或是阅读文献，总觉得新疆的地名既复杂而又很有历史内涵，对我们认识新疆也非常有意义。钟兴麒同志告诉我他也早有此意，并且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我听了很高兴，还建议不要单讲地名，要把地名的沿革、变化、来源以及相关的人文资料作简要的综合，这样才便于读者对该地的了解。钟兴麒同志也深善此说。这样一晃就十来年过去了，现在终于看到此书的完成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我为此也感到高兴。何况现在正赶上西部大开发的最好时机。

当然，说到西部大开发，就首先必须有对西部的大认识、大了解。回顾以往，70多年前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是一次为开发西部而认识西部的创举。鉴于西部地名古今迥异，沿革难求，考察团出发前，曾请冯承钧先生撰著《西域地名》小型辞书一部，人手一册，以备查检。在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的今天，人才、资金、物资大量西流，只有正确把握西

部及其周边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进程，才能避免失误，保证西部大开发朝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在西部认识与研究活动中，这部《西域地名考录》恰好适应着这一时代的需要。

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地名》自1930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重视。1955年和1979年又经删增、订正而两次重刊。但因该书收录条目较少，篇幅较多的1979年版仅900余条；特别是清代为西域古今地名演变的重要阶段，该书又多缺失，不敷应用。钟兴麒同志在多年从事新疆方志编撰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地名资料，其中特重清代的资料，又吸收近年学术界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汇编成书。因多是亲历其地、核查得实的结果，故曰《西域地名考录》，“录”者，实录也。

《西域地名考录》约收6500多条目，计90余万字。此书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的古代至民国时期的地名为主要考录对象，使之与现今地名加以对照，便于读者时空置换。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诸省区，以及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区域，俄罗斯、蒙古等国与新疆关系密切的地名，亦择要予以收录，仍不超出古代广义西域的范围。至是，西域地名考释，大备于斯矣。

予读此书，略见以下数点：一、考证方法科学。有关地名考证，均遵循由疑得信的认识路线。如以往研究碎叶，专以巴尔喀什湖附近之碎叶当作安西四镇之一之碎叶，致使与之相关的大量唐代史文得不到正确解释。著者多方求索，发现了早已被历史尘封的哈密碎叶，因而弄清了《新唐书》等典籍把碎叶置于焉耆都督府条下的缘由，从而为最终解决碎叶城的地理位置而给学术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见解。其他诸如温宿、姑墨、曲先、无半、甘露川等存疑地名，都是根据其方位里程、地形地貌、语言文字、相关史实等多种因素，加以比较，得出可信的结论。二、收录范围广泛。上自先秦《山海经》、《穆天子

传》，下至民国的《新疆兵要地志》中的相关地名，均为收录对象，并寻找其与当代政区地名相对应的方位。如《西域图志》所记今皮山县木济、章固雅、萨纳珠、皮雅阿勒玛、阿克阿里克一带的叶什勒库，即是一条清代中叶以后就不复存在的古河道，应即历史上的繫（繫）馆河。记述此类已经消失的地理实体，不仅对名存实亡的地名有个交代，还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凡历代西域文史典籍中的地理名称，大都可以从本书中检出。

三、注意语音演变。《汉书·郑吉传》的兜耆城，《汉书·西域传》的交河城，一为车师语，一为汉语，属同城异称，而元明时期的“招哈和屯”，则为汉语与蒙古语的合璧地名，“招哈”即“交河”的音变，“和屯”为蒙古语“城”。高昌王国的南平城，至清代音变为“拉木伯”。这类少数民族语名变成汉语名，汉语名变成少数民族语名，或汉语名读音少数民族口语化，在新疆比比皆是。此种独特的地名现象，蕴含着历史演变的踪迹。

四、重视译称变化。西域是一个多语种区域，搞清地名译写变化，是地名研究的主要课题。汉唐时期的温宿，元明时期的阿克苏，属同一地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译写。清光绪九年（1883）筑阿克苏新城则是移用元明至清代中期的阿克苏城名。原阿克苏城则称“温宿”，维吾尔语则称“老阿克苏”以之与新城相区别。民国时期阿尔泰山区的也里匱设局，今为蒙古国最西部乌列盖省。“也里匱”与“乌列盖”属同地名的异译。

五、加强关联记述。通过主要交通要道的记述，增强地名之间的关联性。《隋书·裴矩传》的西域三道的路由，学界解释不一，著者根据《裴矩传》本文及当时西域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分布态势，对其作出新的阐释。其他如隋唐时期敦煌至吐鲁番的大海道，宋代王延德的哈密至西州的南道，元明清的吐鲁番至伊犁的天山腹区东西大道，清代民国各主要驿道，旅游探险道路，都有较为完整的记述。

六、择录

4 人文资料，把一地相关的人文资料，如赤谷城与常惠，鄯善与班超，柳中与班勇，贪汗山与铁勒联盟，格登山与乾隆御碑，红山嘴与林则徐，赛里木湖与洪亮吉《净海赞》等，择要加以记述，或恰当地引述名家诗文，以增加地名的历史厚重感与可读性等等。

以此数点，聊括本书特色，固未能尽也。

西域学，是目前学术界的显学，亦是西部大开发的实学。此书之出，不唯有功于学术，且亦有补于实际，予故乐为之序云尔。

2003年5月10日，旧历癸未年四月初十

写于京东且住草堂

# 序 二

华林甫

中国地名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便有“名从主人”之说，总结了“山南为阳，水北为阴”的地名命名原则，以后又归纳出“因山为名”、“因水为名”、“因事名之”、“取形得名”、虚词不可单独用做地名等规律，笔者曾将中国地名学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九个时期，概括过各个阶段、时期的特点。尽管如此，像明人郭子章《郡县释名》这样完全意义上的地名学著作并不多。

历史上的地名，数量越到后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尚书·禹贡》记载了182个地名，《汉书·地理志》有4000多个，《水经注》有1.5万个，《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记载至少已超过6万个。并且，古代异地同名现象十分普遍。至于古代一地多名的那就不可胜数了。如何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迅速找到目标，是地名工具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所以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青年谭其骧就提出“要广事搜罗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证，用以编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就中国历史而言，最早的地名辞典是清人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它依平水韵编排，今人利用不便，收录的也仅限于14部正史地理志<sup>①</sup>。20世纪30年代臧励觥等编成的

1  
序

<sup>①</sup> 缺《旧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

二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 70 多年，早已陈旧，且有瑕疵，当时的“今”也已作古。

改革开放以后，谭其骧主编的《辞海·历史分册》历史地理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出版于 1982 年、1988 年，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因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释文简洁而质量可靠。《中国历史地图集》收录地名 7 万余处，也可以当工具书使用。2005 年 3 月出版的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不过，这些工具书都以内地为主，远远满足不了西域历史文化研究之需。

中国传统地名学只偏重于具体的、个别的地名记载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和分布的普遍规律是非常零星的，更是不成系统的。所以中国数量庞大的地名，分散的记载多、系统的研究少。目前，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古代地名学的著作有孙冬虎与李汝雯合著《中国地名学史》、拙著《中国地名学源流》和《中国地名学史考论》，这在学科起始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华版图辽阔，即使近代被沙俄等列强割占许多国土之后，仍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那么广大。故而这门学科要继续深入发展，分区域、分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依省级政区划分范围的历史地名研究的工具书，有浙江、广东、湖南、山西四种。钟兴麒先生的《西域地名考录》是第五种，应该说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sup>①</sup>。与内地不同的是，这

---

<sup>①</sup> 2002 年 10 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志文等编著的《西域地名词典》。该词典收录西域地名 5200 条，但许多重要地名失收，例如以 C 开头的，便遗漏曹国、单于都护府、昌吉州、承化寺、楚河（吹郭勒）、葱岭等，其他如萨彦岭、桃花石等重要地名也不见。所以钟兴麒先生撰写《西域地名考录》是很有必要的。

部著作不仅涵盖了今天新疆全部，还包括了今天已在境外的古地名。

自张骞开通西域，历代经营不绝如缕。“西域”作为方位地名，广义泛指古人所知玉门、阳关以西的所有地区，狭义为两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在这一广漠无垠、绿洲相间的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横贯东西，为连接古代中华与域外文明的纽带。在西域的历史舞台上，当地各民族上演了一幕幕精彩戏剧，域外人士穿梭其间，中外交流频繁，因此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这部《西域地名考录》，正是以广义西域为主体范围撰述的。

在西域史研究中，地名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著名学者冯承钧编有《西域地名》（1930年），惜太简略，仅收地名710条；即使经其女婿陆峻岭增订（1980年）也只有920条，已不敷用。西域历史地名牵涉的古今民族语言多，情况复杂，所以尽管具体地名的研究成果不少，而迄今尚无系统、完整、全面地研究西域历史地名的专著或工具书问世。身为湖湘子弟的钟先生，利用长期生活在新疆的种种便利条件，工作勤勉，以个人之力收录地名6500余条、90余万言，《西域地名考录》的词条、字数均比冯承钧的多出六倍以上，并且全部注出拼音、拉丁文转写，该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个缺憾。

一般而言，编纂工具书以吸收现有学术界成果为主。《西域地名考录》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同时，还融入了钟先生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如其前言所举无半、碎叶、红山嘴、雷轟海、艾丁湖等例，具有很高的识见。

本书另一个优点是文笔流畅，一改工具书枯燥乏味之态，对于地名及其史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可读性极强。这对于学术走出象牙塔，也是一个好榜样。

笔者对西域、新疆素无研究，只是对于历史地名学有一点点

4 学习体会。乙酉中秋，钟先生来京，初谋面而如故交，先生当面索序于吾，后又书信、电话者再。作为晚辈，并无资格写序，也从来没有写过序，却屡辞不获。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于《西域地名考录》先睹为快，也是笔者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有了这篇所谓的“序”。

2005年11月于人大静园

# 目 录

|          |             |
|----------|-------------|
| 序一 ..... | 冯其庸 (1)     |
| 序二 ..... | 华林甫 (1)     |
| 前言 ..... | (1)         |
| 凡例 ..... | (1)         |
| A .....  | 1 ~ 73      |
| B .....  | 74 ~ 163    |
| C .....  | 164 ~ 203   |
| D .....  | 204 ~ 259   |
| E .....  | 260 ~ 281   |
| F .....  | 282 ~ 294   |
| G .....  | 295 ~ 337   |
| H .....  | 338 ~ 443   |
| J .....  | 444 ~ 490   |
| K .....  | 491 ~ 574   |
| L .....  | 575 ~ 609   |
| M .....  | 610 ~ 661   |
| N .....  | 662 ~ 687   |
| O .....  | 688         |
| P .....  | 689 ~ 714   |
| Q .....  | 715 ~ 754   |
| R .....  | 755 ~ 759   |
| S .....  | 760 ~ 874   |
| T .....  | 875 ~ 955   |
| W .....  | 956 ~ 1015  |
| X .....  | 1016 ~ 1054 |
| Y .....  | 1055 ~ 1144 |
| Z .....  | 1145 ~ 1175 |

|                  |      |
|------------------|------|
| 附录一 汉字笔画索引 ..... | 1176 |
| 附录二 征引书目 .....   | 1259 |
| 后记 .....         | 1269 |

# 前言

上世纪30年代，中外科学考察团由北京经蒙古草原赴新疆考察之前，曾请冯承钧先生编写《西域地名》，印发给考察团成员人手一册。该书汇集当时西域地名研究的学术成果，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它为读者认识与研究西域，提供了诸多方便。西域地名研究的后继者，也因之有所借鉴和启示。

历史上所谓西域，有广狭两义之分。《汉书·西域传》所言“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即今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地带，乃是狭义西域。《隋书·西域传》所称西蕃诸国，包括自吐谷浑、党项、吐蕃以至大秦、条支等区域。裴矩《西域图记》云：“从西项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此西域南、中、北三道所达三个西海，分别指称今阿拉伯海、里海、地中海。玄奘《大唐西域记》主要记述塔里木盆地、天山西部、帕米尔周围及南亚地区。隋唐之际的西域，指称今甘肃、四川西部、西藏、青海、新疆、宁夏以及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元史·西北地附录》还涉及欧洲部分地方。这就是广义的西域。《西域地名考录》以广义西域的地名为对象，酌量收录与之有密切关联的蒙古草原地名，以及与陆上丝绸之路比美的海上丝绸之路若干港口城市。本书广泛吸收中外学术界有关西域地名的研究成果，亦有自己的考证心得。共有6500多个条目，其规模数倍于冯承钧原著、陆峻

岭增订的《西域地名》。释义上也有诸多改进，每个条目采用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先定义，再指出地名出处，然后考释古今地名对应关系，或因地及人，适当记述有关人文资料。许多条目还揭示其语源意义，以加深对地名的理解。对尚未搞清的语源本义，则付阙如。它适应从事西域科学考察、文史研究、探险旅游、商务交流等多方面的需要。

地名研究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准确，注重其结论的科学性。作为具有备查功能的地名著作，还要做到广采博纳，扩大收录范围。收录数量的有效增加，不但能较好地满足读者查阅需求，而且还可以获取新知，发现原有的隐蔽性误差，进一步提高条目的质量。林则徐在新疆写的一首词，其中有“醉卧红山嘴”之句，有人以乌鲁木齐红山当之。然翻检林则徐日记及相关资料，则知该词不是作于乌鲁木齐，而是写于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乡烘郭尔鄂博西麓，亦称之为红山嘴。故“红山嘴”这个条目之下，共列有乌鲁木齐、霍城、石河子、福海等4处同名自然实体。塔城，这是清代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它又叫楚呼楚，或译作楚克楚。俄国人则大都称其为毕亚尔或秋恰克（乔切克）。异地同名，或同地异名，在西域地名中随处可见，均宜叙述清楚。又如《水经注》引《西河旧事》叙述源于葱岭的西流河水注入雷翥海，应为今中亚阿姆河。根据近现代地图，它注入咸海，故学术界大都以咸海当雷翥海。然据《突厥人世系》一书，阿姆河于回历986年（1578）才改道流入咸海，在此之前其终点是里海。《水经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雷翥海就不是咸海。地名研究只有以大量地名信息为依托，才能从中引出可靠的结论。

西域是亚欧大陆西进东来和南下北上的十字路口，民族迁徙频仍。因而地名多有变化，大量历史地名遭长期尘封，形成诸多考证课题。在地名考证过程中，要始终遵循由疑致信的认识路

线。历史地名总是与相关历史事件连在一起，如果其方位措置失当，相关历史事件就无法作出正确解释。发现疑点，乃是考证的开端。唐代伊州、西州、庭州置有伊吾军、天山军、瀚海军等3个军镇，天山军和瀚海军都在本州境内，李光庭和陶保廉却把伊吾军所在甘露川置于巴里坤肋巴泉或巴里坤湖周围，不能不使人疑惑。后来出土的《西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明确记述“伊州伊吾军柔远县”，《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亦有“伊州伊吾军柔远县”之句。柔远县位于今哈密市东部与伊吾县境，上述疑问得以冰释。

中亚托克马克附近有一个碎叶城，但把唐代史料中的碎叶，都安在托克马克附近，就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态势。例如唐显庆年间阿史那贺鲁叛据庭州以西地区，此时唐代使臣所到的碎叶，显然不是贺鲁所控的托克马克碎叶。有人以托克马克碎叶来否定《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的焉耆碎叶，就不能不引起疑问。虽然至今尚未在焉耆盆地发现碎叶古城，但在清代《哈密志》中有一个碎叶城，它能解释与之有关的唐代史料。哈密碎叶虽与焉耆盆地相距数百公里，在突骑施和吐蕃进驻焉耆时，焉耆王龙嫫突确曾内迁至伊吾（今哈密）。敦煌出土地志残卷记述伊吾有龙部落，“焉耆”本义即为“龙”，这些“龙”部众应是随其王而来。《新唐书·西域传》云：“开元七年龙嫫突死，焉吐佛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把龙嫫突死、其儿子继位，同焉耆取代碎叶为四镇之一连在一起，合理的解释是龙嫫突死在其侨居地伊吾碎叶，其儿子继立才回到焉耆。此时请居碎叶的十姓可汗阿史那献，他只能请居于焉耆王腾出来的哈密碎叶，而不是突骑施控制下的托克马克碎叶。唐代曾实施侨置制度，焉耆王内徙，其王号和焉耆都督官职仍在，故《新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条下有关碎叶城的记述，绝非误列，只不过未加说明而已。徐松

《西域水道记·叙》云：“碎叶有二，清池居一。”但人们长期只承认这个清池附近的碎叶，而不设法弄清史籍所记焉耆都督府项下的碎叶。围绕碎叶镇这个问题，笔者曾于1986年在《新疆大学学报》发表《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2000年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唐代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实辨析》，2001年在李白诞生1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提交《哈密碎叶与李白身世》的论文，反映10多年来对这个地名的思考历程。对其他地名的考证，也都有一个因疑惑而产生的求解经历。

从音求义历来是地名考释的重要方法，《西域地名考录》的多个条目也是音证的产物。《太平广记》中的“无半”，是高昌王国时期的无半县。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从是（高昌城）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后，入阿耆尼国”。无半城位于高昌（今吐鲁番市东部古城）与笃进城（今托克逊县）之间。今吐鲁番市区之南10多公里有一处古城遗址，恰好与无半城方位相当。“无半”隋唐时期汉语中古音，与“吐鲁番”语音相近，“无”与“吐”均属遇摄合口呼，“半”与“番”同为山摄合口呼，“吐鲁番”急读就成为“无半”。属于晚唐的《钢和泰藏卷》中已有“吐鲁番”之名，其汉文译称只有“无半”可以当之。从音求地之法应与方位地貌和历史事件分析等多种考证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结论。《新疆图志》引用法国伯希和的观点，以阿克苏当汉之姑墨国，把温宿国置于今乌什县。以“回语谓沙曰姑墨，今多作呼木，译音之转也”为由，把姑墨与阿克苏河源曰呼木阿里克联系起来，作为阿克苏河是姑墨川的“铁证”。但“姑墨”之名见于两汉，应是曾流行于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语，其义不详。而“库木”、“呼木”是回语，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一的维吾尔语。用突厥语来解尚不知晓的吐火罗语，显然得不出正确结论。况且姑墨川源的赤沙山景观在庫木阿里克河源根本找不到。把温宿国西移至乌什，又

与汉唐相关典籍的记述相抵牾。还是李光庭《汉西域图考》以温宿县东部喀拉玉尔滚当姑墨国都，与史籍较为符合。

把历史地名与当今地名加以对照，便于读者进行时空置换，这是地名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有些历史地名在近现代地图和地名著作中找不到对应关系，必然是地理实体发生了沧桑巨变，就应该揭示这种变化。清代《西域图志》记述皮山县木济、章固雅、萨纳珠、袞德里克等城，都邻近一条名叫叶什勒库勒的河流，并在木济（今木吉）东北阿克阿里克猪为叶什勒库。徐松《西域水道记》罗布淖尔所受水第七图所示伊斯库尔淖尔，就是《西域图志》的叶什勒库。它有两源，一为来自袞德里克由南而北的河流，即上述叶什勒库勒河，一为奇灵由西而东的河流。清宣统元年《皮山县图》木吉（木济）等处北流河水，均入沙而止，仅在与巴楚县邻界处沙海之中标有“卡押坤”海。度其方位应是《西域图志》的叶什勒库和《西域水道记》的伊斯库尔淖尔。民国时期乃至当今地图则找不到上述河湖名称。对这种消失的地理实体应该有所交代。有的地名其古今对应关系虽可找到，但其地理实体已发生急剧变化。《西域水道记》的额彬格逊淖尔，又称玛纳斯湖，因玛纳斯河已无水注入，因而成为干湖盆。据清末《吐鲁番厅图》，艾丁湖面积约230平方公里；上世纪50年代吐鲁番地形图，艾丁湖面积仍有152平方公里；70年代航片测算，其面积仅为22.5平方公里；80年代中期，缩小为17平方公里；90年代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所土地利用课题组量算该湖的面积只有1.25平方公里。这种今昔之变亦宜附记一笔。

地名是人类的空间坐标，它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有些存疑难决的地名，如果从相关人物活动的角度加以思考，往往能获得新解。《汉书·郑吉传》封郑吉为安远侯的诏书云：“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